

白山黑水婆婦淚

莊烈

勝利焰火瞬間消逝

民國三十五年春天，積雪未融，中國大軍開進了東北瀋陽。東北在日本十四年的侵佔搜括，和八年的戰爭消耗，瀋陽已是一片蕭條。但歡迎接收國軍的人羣擁擠街頭，熱鬧非凡。更奇特的是，在歡迎的人羣中，還夾雜着許多包着花布頭巾的日本女人，和頭戴尖頂棉帽的日本小孩子，他們當然不是來歡迎國軍的，他們是為生活所迫，來賣零食，賺錢糊口的。因為國軍花錢慷慨，出手大方，是他們的好顧客。

有些國軍看到日本小孩子年紀那麼小，站在雪地裏，凍得小臉蛋都發紅了，覺得可憐，不買也得買。

國軍對這些日本人，除了同情心之外，多少還含有些許勝利的驕傲和示威性質。受了日本人數十年欺壓，八年戰爭，軍民死傷數千萬，血海深仇，一旦揚眉吐氣，國軍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。

日本投降前數日，俄軍已出兵東北。俄國與日本原是世仇，且有割地之恥，因此俄軍到了東北，除了有計劃的掠奪走了重要物資和工業設備外，更到處強姦日本婦女。日本婦女不知多少人

遭了殃，日夜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。為了逃避俄軍的獸行，日本女人紛紛把頭髮剪光，喬裝男人，以避其禍。直到俄軍退出東北，國軍到了瀋陽之後，才又恢復了女兒身。但是頭髮剪掉了，短時間長不長，看來非男非女。於是年紀大些的婦女使用黑布，年紀輕的婦女使用花布把頭包了起來，一時形成一種奇特的裝束，在瀋陽市上隨處可見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我參加桂南戰役受傷，傷癒後，由戰鬥單位調到軍部擔任幕僚職務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日軍入侵緬甸，我軍奉命馳赴緬甸救援英軍，曾深入八莫，轉戰銅鼓，翻越野人山進入印度。由印度回國後，軍部擴編為總司令部，駐防昆明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「原子彈」時，我正坐在昆明翠湖畔柳蔭樹下，悠閒的喝着「沱茶」。報紙上說「原子彈」威力如何如何，並未引起我的注意。第二顆「原子彈」投在日本長崎，炸死十幾萬日本人，我亦無動於衷。因為戰爭拖得太久，有些麻木了。

直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那天，日本裕仁天皇眼見大勢已去，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。我在無線電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，高興得跳起來。這真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，以後接連發生的事

情，更如同在夢中。

日本投降了，抗戰勝利了，却好像一顆美麗的焰火，在空中一瞬間便消失了，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更慘烈的內戰。

饑寒交逼流亡翻版

共軍在東北因為受到蘇俄的庇護和接濟，勢力日漸壯大，爭城掠地，到處竄擾。國軍精銳部隊也紛紛出關加以圍剿，於是戰火燃遍了整個東北。

因為前方戰況緊急，我日夜守在總部辦公室忙碌着，除軍情外，對外面的一切一無所知。後來馬歇爾奉美國總統杜魯門之命來華調處，雙方停戰期間，我終於獲得休息機會。我第一件要作的事情，便是去查訪櫻子的下落。

當我走出總部大門，只見瀋陽市上到處都是穿着草綠色軍衣的大兵，操着南腔北調，你來我往。商店飯館處處客滿，馬路兩旁擺地攤的，黑壓壓的一眼望不到邊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應有盡有。從骨董字畫，到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，無不包羅，這些都是從日本人家中賣出來的。

東北淪陷十四年，日本人是統治者，家家富有，住的是洋房，吃的是白米。可是從戰敗投降

的那一天起，日子完全變了，俄軍到了東北，不但恣淫擄掠，還把「關東軍」和日本壯年男子，統統俘擄到俄國去了，剩下的只是些婦女和老弱。日本人在東北生活是配給制，每月按時糧草配給到家。突然間戰敗投降，連同偽組織一併土崩瓦解，再加上俄軍的種種暴行，那種驚慌失措，恐怖絕望的慘狀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所幸中國人寬大，不念舊惡，沒有採取報復手段，否則日本人更慘了。可是配給沒有了，生活頓成問題，於是便把家裏值錢的東西統統拿去賣了，換錢度日。東北人吃高粱米，日本人吃慣了白米；戰敗後情況不同了，也只有跟着東北人一齊吃高粱米了。因此當時東北流傳一句挖苦日本人的話：「日本人吃高粱米，沒法子。」

後來日本人把東西都賣光了，婦女和小孩子便一齊到大街上，向國軍賣糖果、花生等零食，賺錢糊口；有的甚至淪為娼妓，苟延殘喘。

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日本人野心勃勃，開始大量向東北移民。他們不但騎在中國人的頭上，個個位居要津，而且遍佈東北各處。自從戰敗投降後，因擔心受中國人攻擊，為了安全計，即拋棄所有，紛紛向都市集中。在他們奔向都市途中，不幸又碰上豪雨連日不歇。據東北人說：「雨勢之大，從來沒有看見過。」日皇裕仁是八月十三日宣佈投降的，那時東北天氣已經冷了，因此日本婦女老弱，在路上經不住雨淋，加上饑寒交迫，倒斃路旁者觸目皆是。一時哭聲震天，慘絕人寰。那種景象，正是我國抗戰期間難民流亡圖的翻版，誰說不是報應。

亡國之奴徒留軀殼

國軍幹部不少出身富裕家庭，懂得享受，再加上勝利沖昏了頭，和在印緬跟美軍並肩作戰染上的洋習氣，跳舞、喝咖啡，樣樣都喜歡。我由總部出來，順着大街走進一家新開張的咖啡廳，客人早已坐得滿滿的，老板見我是軍官，特別給我找了一個座位，端咖啡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，樣子很文靜，不像幹侍者這一行的，我不覺對她多看了一眼。老板見狀，立刻緊張的跑過來，陪着笑臉向我解釋：「老鄉！我們這裏的小姐，都是日本女學生，好人家的女兒，請多多包涵！」意思是叫我不要把她們當作一般日本下流女人看待，存着非份之想。可是後來我曾到過一家妓女戶，看到裡面的妓女都是年輕的日本女人，大兵們排隊在外面等。你看過在臺北上映過的日本影片「歸鄉」嗎？那種鏡頭，比「歸鄉」還要火辣。日本女人爲了要活下去，不惜出賣皮肉，這是誰的錯呢？瀋陽接收已經幾個月了，俄軍也撤走了。日本女人頭髮都長了，不再用布帕包着，又恢復了往日的嫵媚。

「吃中國菜」「住洋房子」「討日本老婆」是男人夢寐以求的人生三大樂事。因為日本女人皮膚白皙，溫柔體貼，對丈夫更是百依百順。「當兵三年，老母豬當貂蟬」，這些現成的日本姑娘，對國軍和接收人員自然是一種誘惑。於是玩日本女人、討日本老婆，一時成爲風尚。有些人居然會錯了情，炫耀日本女人如何多情，愛上了自己。其實日本女人身遭國破家亡之痛，心

已經碎了，那有心情談情說愛？她們是爲了吃飯，爲了要活下去，不惜以身相許。而你所得到的，只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，行屍走肉而已。有一次，總部有一位郭高參，召來幾個日本女人唱歌侑酒，當時這是日本女人賴以求生的一種新興的行業，原不足爲奇；誰知那幾個日本女人竟合唱起日本國歌來，最後相擁痛哭。足見她們也有滿腹哀怨，只是憋在心裡，找不到發洩的機會而已。事後郭高參感慨的說：「一個人不能沒有國家啊！」

一睹真顏揭開隱謎

東北淪陷十四年，到東北接收，令我興奮不已。尤其櫻子就住在瀋陽市，我急於找到她的下落，一睹她的真面目，揭開多年來藏在我心中的謎。是五年前，日軍在廣西海口登陸，南寧失陷，爆發了桂南戰役。我軍奉命在桂南崑崙關要隘攔擊日軍。爲了爭奪六三〇戰略高地，敵我雙方傷亡均極慘重，但六三〇高地終被我軍攻佔。搜索戰場時，我手握一枝信號槍，在一處叢草中發現了一個受傷的日軍，滾在地上鬼嚎，一身上黃色軍衣，尖頂小帽子，釘着一顆血紅的五角星星，叫人看了渾身不自在。

呸！我狠狠的吐了一口口水道：「你也有今天！」這是我頭一次與日軍當面遭遇，既緊張又興奮。也因為我剛從軍校畢業，就擔任步兵排長，不但缺乏作戰經驗，也忘記了採取防禦措施。就在我俯身察看他的時候，糟了！那個日本兵原來是偽裝的，突然一躍而起，嘴裏哇哇

連聲怪叫，兩手緊緊掐住我的脖子，又抬起腳來用力猛踢我的小腹和下體，我一陣劇痛，便失去了知覺。那時我剛滿二十歲，體瘦力弱，而那個日本兵却高大魁偉，一身蠻力。當時我心裏想，憑我一個剛出學校門的小小排長，如果能生擒這個日本俘虜，將是大功一件，萬沒料到，我貪功心切，一時大意，幾乎送掉了性命。

當我醒來時已經躺在野戰醫院的病床上，頸部和下體痛如火焚。床邊坐著我的傳令兵郭順。郭順告訴我：那個日本兵把我掐得兩眼發黑，幾乎窒息，暈了過去。也是我命不該絕，我手裏的那管信號槍好像有靈似的，忽然響了起來，一顆信號彈貫穿了那個日本兵的腹部，轟成一個大窟窿，及時搶回我的生命。雖是如此，我還是呻吟病床，長達半年之久才出院。我與那個日本兵的遭遇戰，只是瞬間的事，郭順離我不遠，一切看得很清楚。後來郭順把我護送到野戰醫院，又在那個日本兵身上搜出銀質護身佛像一面和照片一張，都交給了我。日本人很迷信，「出征」時每個人身上都有「千人針」或護身佛像，和臺灣司機駕駛臺上掛的佛像（牌）意義相同。照片上共三個人，一是櫻子，一是櫻子的丈夫小谷，櫻子懷裏抱著的，是她的女兒秀子。照片後面寫得清清楚楚註明昭和某年某月攝於奉天。櫻子身穿和服，長得很秀麗，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，秀子尚在襁褓中，小谷自然是那個被擊斃的日本兵了。這張照片是我拿生命換來的戰利品，因此很珍惜的保存著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軍有隨營妓，盟軍也有，只有中國軍隊沒有。有一次，美軍

印度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特別上電蔣委員長，建議中國軍隊也設隨營妓。當時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電覆：「查中國軍隊向無此例。」在印度作戰的中國大兵，因為吃的是美式給養，身強力壯，夜裏亢奮難眠，聽到這個消息，如何不惱，因此氣得直跺腳。「當兵三年，老母豬當貂蟬」，難怪大兵們火了。記得我在昆明的時候，有一個同事名叫徐雅望，不知從那裏弄到一張日本隨營妓照片，寶貝似的貼在寢室床邊牆壁上，「望梅止渴」。

多少年來，我把櫻子的照片看得都變黃了，一直珍惜的帶在身上。但一個遠在西南，一個偏處東北，關山千萬里。那時日軍氣餒正盛，席捲東南亞，偷襲珍珠港，我這種幻想，簡直是匪夷所思。誰知天下就有那麼巧的事，日本戰敗投降，我們總部奉命接收東北，我也到了瀋陽。瀋陽在清代原稱奉天，民國改名瀋陽，日本佔東北後，成立偽滿洲國，又改名奉天。櫻子住在奉天浪連通××番地，照片後面是這樣寫的。那時瀋陽的交通工具只有三輪車和馬車，我叫了一部馬車坐上，把地址告訴車夫，不久便駛進了一條幽靜的街道，很容易地找到了櫻子家門牌。我付過車資站在大門口張望了很久，開始心怯了，只怕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然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。」如果美人已屬沙陀利，我又將奈何？因為那時接收人員很多人「金屋藏嬌」，有相好的日本情婦。記得一位劉玉章將軍，以驍勇善戰著稱，好色也是出了名的，他在作戰時，還不忘帶著三個日本女人在身邊。有人問他：「一個就

够了，要這麼多幹嘛？」他拍拍他那隆起的大肚皮道：「你看！我這麼胖怎麼辦？」又有一次，我到長春視察，在前進指揮所，也就是偽滿的皇宮裡，晉見鄭洞國將軍時，我覺得好奇怪，出來端茶敬客的竟然是一個日本妙齡女郎。因為在軍隊傳統和習慣上，端茶都是雜兵們的工作。這些都是閒話。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按了櫻子家門鈴；出來開門的是一個日本老婦人，她把我打量了一番，才讓我進院子裏去。我站在院中，與她比手畫腳的講了半天，言語始終無法溝通。最後我拿出櫻子的照片來給她看，她一下子楞住了。原來照片上的三個人，正是她的兒子、媳婦和孫女。我指着照片上櫻子問她：「這個人呢？」她才清醒過來，示意我先站在那裏等一下，便匆匆跑出大門；不久帶來了一個六七十歲的日本老頭來，介紹給我，那個日本老頭居然會說中國話。我說：「我要見櫻子。」老頭說：「櫻子上班去了，晚上才能回來。」我問：「在那裏上班？」老頭說：「只知道她在一家舞廳上班，沒有去過地址不知道。」我雖然有些失望，但有了櫻子的下落，心裏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。老頭問我：「小谷現在人在那裏？」我不能告訴他，只微笑的搖搖頭。因為在我未見到櫻子之前，我不願意讓他們知道小谷已經死了。我的用意是讓櫻子還存著希望，否則也許會另生枝節，見不到櫻子了。老頭又問：「先生是從那裏來的？貴姓大名？可否見告？」我從衣袋裏掏出筆記簿來，撕下一頁，用鋼筆寫下「××總部鄭選慈」幾個字交給他。看看腕錶，已是下午五點鐘了，我告訴老頭

說：「我走了，明天這個時候我再來，告訴櫻子在�裏等着！我有東西交給她。」

六年音斷淚已流乾

第二天，我按約定時間五點鐘準時到了櫻子家。事先我曾警告過自己，見了櫻子，對小谷的死亡經過，談話時要特別謹慎。只是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出適當的措辭，見了櫻子應該怎麼說？這件事一直在我心裏盤旋着。我按下門鈴，門開了，我一眼便認出是櫻子。她由房裏走出來，身上穿了一件五色繽紛的和服，兩隻寬大的袖子，跑起來好像一隻張開翅膀要飛的花蝴蝶，姿勢美妙極了。見了我兩掌平貼前膝，九十度彎腰，深深一鞠躬：「你是鄭樣？我是櫻子，快請到屋裏坐！」說完在前面引路，我在玄關脫掉鞋子，踏上榻榻米，是一間客廳，榻榻米上擺了一張矮桌，已經泡好了兩杯紅茶放在桌上。另外還有兩只玻璃盤子，分別裝着蘋果和花生，顯然是爲了招待我而準備的，因爲日本人已沒有能力如此奢侈了。此時已是夏天天熱。櫻子請我把夾克脫掉，親手替我掛在衣架上。讓我在桌前坐下，她自己在對面屈膝相陪。櫻子先舉起茶杯來讓客，又頻頻把蘋果、花生盤子推向我，請我食用。我開始打量櫻子，皮膚白皙，有一雙大眼睛，也許經過方才的一陣緊張忙亂，呼吸有些急促，鼻頭上微微滲出幾粒汗珠，愈顯得嬌媚，惹人憐愛。

「鄭樣！你昨天來說你有小谷和我的照片！」
「還有一面護身佛像。」我站起來，從衣架上把口袋裏，取出一個紙包來推向櫻子說：「都在這裏了，你拿去看吧！」說完我坐在那裏，觀察櫻子的反應。在我想像中，必然是一番搶天呼地的大哭。因爲我想起平劇「生死恨」，韓玉娘見到了彭孟舉和她分別時作爲信物的那隻鞋子，不禁睹物生悲失聲痛哭，唱辭有：「今日裏燕歸來，明月入懷。」誰知櫻子看過照片後，卻顯得異常平靜。

「鄭樣！你昨天來的時候，我婆婆和鈴木會長已從你的眼神中，看出小谷已經死了。昨天晚上我回家，婆婆告訴我這個消息，我們二人會哭了很久。」

「記得小谷是昭和××年奉到召集令的，他先到華北，後來轉往華中，半年後便失去了連絡。」櫻子扳着手指算，又說「他沒有消息到現在已經六年了，他已經死了六年了。」

我記起桂南崑崙關戰役發生在民國二十八年，到現在正是六年了。櫻子繼續說：「在這六年中，我常常夜裡啼哭，眼淚不知流了多少，現在已經完全絕望了，我們從此不會再哭了。」說完她站起身來，走進睡房裏去，取出一本紅色封面的日記來，打開翻到一頁叫我，日文我雖然認得不多，但有一首詩，對我是太熟悉了。

夜半思往事，打子問征夫。
子哭母亦哭，征夫在何處？

這首詩曾於民國三十二年刊登在中國報紙上，傳遍了整個抗戰大後方——西南各省。雖然僅寥寥二十個字，却寫盡了殘婦夜泣的悲哀，當時我亦曾爲之低徊不已。感謝老天爺的安排，我能在瀋陽與櫻子相逢，已算得上奇遇了，誰知寫這

首詩的，竟是同一個人，可謂曠古絕今了。啪！的一聲巨響，把櫻子嚇了一跳。原來我情不自禁的用手拍了一下桌子，連杯子裏的茶都濺出來了。「太不可思議了！太不可思議了！」我連連嘆着。櫻子惶惑的望着我。「這首詩是你寫的吗？」我終於說出我激動的原因。櫻子點點頭：「是我寫的。」「你知道這首詩當時在中國會引起多大的震撼？日本軍閥如果還有人性，早就應該覺悟了。真是『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』」我連聲嘆息着。櫻子說：「我與小谷是大學同學，不同系，他學教育，我學音樂，後來我們結了婚。昭和××年，我倆人一齊來到滿洲，同在奉天××國民高等學校任教，直到小谷接到召集令爲止，我們從未分開過。我倆感情很好，他失蹤後，我一直很悲傷，這首詩是爲了思念他而作的，我盼望有一天他會歸來。」「鄭樣！」櫻子轉問我：「有一件事，我覺得奇怪，小谷既然已經戰死了，日本軍部爲甚麼一直瞞着，不知征屬？害得我痴等了六年。」

山窮水盡日女末路

「誰來通知？那次戰役激烈空前，雙方傷亡都很慘重，中國軍隊每連只剩下二十幾人，日軍則全軍覆沒。爲了爭奪一高地，我們連長都陣亡了，還是我帶人把他抬下山來埋葬的。後來我也受了重傷，在醫院裏躺了半年多。」

「鄭樣，聽你這樣講，小谷也是那時戰死的，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？」

「當時日軍是坂垣師團，最精銳的部隊，中

國軍隊也首次使用俄製九噸半重坦克和大炮。我們師部裏還有俄國派來的炮兵顧問，日軍當然不敵，就這樣全部被殲滅了。」

「既然你也受了重傷，這些東西是怎樣得來的？」櫻子指着桌子上的照片和佛像問。

「我是在負傷之前得到的，是在一個日本兵口袋裏翻出來的，我想他就是小谷了。」

「當時他人怎樣了？已經死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已經死了，是腹部中彈。當我發現他時，已經變成殭屍了。」

「可憐那些戰死者，不知如何善後？難道忍心看着他們曝屍荒野嗎？」

「屍體就地掩埋，現在早已變成白骨，荒草湮沒了。因為這是戰爭，戰爭就是如此。」

小谷的死亡經過，已經告訴櫻子了，我想打開這種沈悶的談話氣氛，把話題一轉：

「櫻子！你的工作好嗎？有甚麼問題，我可以幫助妳嗎？」我問。

那時在東北的日本人，都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尤其是糧食問題。我想到櫻子一家老少三個女人，境況一定很苦。

櫻子說：「我現在中蘇聯誼社舞廳演奏鋼琴，再加上我女兒秀子每天到大街上向中央軍賣零食（日本人稱國軍叫中央軍），收入雖然不多，勉強可以活下去了。我已算是很幸運，有一份正當工作。有些日本女人才慘呢，爲了要活下去，甚麼事都幹。我在大學裏學的是音樂，鋼琴是我的特長，正好派上用場，所以很幸運的獲得了這份工作。昨天你在我家裏看到的那個日本老人鈴

木會長，就是他介紹我去的。」

後來我才知道，所謂鈴木會長，是瀋陽市的日本人臨時推選出來的維持會會長。因爲日本投降後，組織全部瓦解，加上所有的日本壯年男子，都被俄軍俘擄到西伯利亞去了，一時羣龍無首，亂成一團，於是瀋陽市的日本人，開會決定成立維持會，一致推選鈴木爲會長。除了負責與中國政府連絡外，兼維持僑民間的秩序、解決生活問題、安排工作等。俄軍盤據瀋陽的黑暗時期，爲了解決俄軍的獸慾，避免俄軍到處強姦婦女，日本維持會還特別與俄軍司令官達成協議，按時徵集若干日本婦女，送到俄軍營中，供俄軍洩慾。日本女人自知劫數難逃，亦無怨言。櫻子因爲有一技之長，得以倖免，所以她說：「我算是幸運者了。」

「中蘇聯誼社」顧名思義，是中國與蘇俄聯絡感情的場所，是一種俱樂部性質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蘇俄以雅爾達密約爲藉口，對東北常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，世人盡知。我國政府爲了安撫蘇俄，常委屈求全，「中蘇聯誼社」之設立，卽爲一例。這是我與櫻子首次見面，談了很多話，我聽櫻子說：「生活沒有問題。」便放心了。看看時間已經很晚便告辭而出，臨行時，我從口袋裏掏出五百元僑滿儲備銀行紙幣，擺在桌上，說：「櫻子，我們有緣，這點錢妳留着，以後如有任何問題，告訴我，我會幫助妳解決，千萬不要客氣。」瀋陽剛接收，僑滿幣尙流通，五百元數目不算少，按當時的物價足夠櫻子全家三個月的生活費用。

花兒撩撥展翅飛撲

以後我便成了櫻子家常客，空閒時就去找櫻子。爲了避免其他接收人員的騷擾，我特別用毛筆寫了「將校住宅」四個大字，貼在櫻子家大門上，櫻子的家儼然成爲我的家了。其實我與櫻子個性相投，又同樣喜愛文學，彼此很談得來，常常談至深夜始歸。我很尊重她，也知道約束自己，因此從無逾越行爲。但這只是表面而已，其實我內心裏愛櫻子愛得快發狂；我渴望得到她，我要娶她，我要她作我的妻子。終於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氣向櫻子道：「櫻子，我們結婚吧。」櫻子聽了一驚，說道：「爲甚麼呢？我們這樣保持友誼，不是很好嗎？」「櫻子，現在你家只有老少三個女人，這樣下去，將來如何生活？聽你說過日本親屬都在戰時罹難了，將來你回到日本，又依靠何人？」我想拿這種理由說服她。「鄭樣！謝謝你的好意，我已經早有安排了。」「如果你擔心婆婆太老，秀子又太小，會連累我，這些事妳儘管放心好了，婆婆我會替妳奉養她到終年，秀子我會使她受最好的教育，扶養她長大成人。」但櫻子始終搖頭，不肯答應。

「我要娶櫻子！」「我不能失去她！」我心裏常常這樣吶喊。

麥克阿瑟將軍佔領日本後，曾照會我國政府，善待日本僑俘，安排遣返日本。於是總部成立了「日本僑俘管理處」，專門負責處理日本僑俘問題。櫻子一家，也遵照中國政府命令，到「日本僑俘管理處」登記，等候遣返日本。遣俘的工

作很快展開了，因為東北的日本人太多，必須分批進行。那時大連和旅順尚被俄軍盤據着，日本僑俘由營口和葫蘆島兩個港口上船，駛返日本。日本人到東北是空着手來的，被遣返的時候，行李都被檢查過，也是空着手回去。在他們的臉上，既看不到歡笑，也沒有淒涼，因為他們經過太多的苦難，已經麻木了。

櫻子被遣送回國是遲早的事，如果她和我結婚，變更國籍，就可以留在中國。但是櫻子始終不肯答應。時間已經不允許我再猶豫了，如果我再不採取行動的話，一切將悔之晚矣，因為櫻子就要被遣返日本了。晚上我又到櫻子家裡，櫻子正在浴室洗澡，我坐在客廳燈下等着。

因不堪舞廳客人騷擾，櫻子接受我的勸告，已辭去「中蘇聯誼社」的工作。她在那裏的工作，可不是她所說的那樣單純，僅祇鋼琴演奏而已。後來據一個曾經去過「中蘇聯誼社」跳過舞的朋友告訴我：「舞廳裏有一個花名叫谷鶯的日本舞女，真是罕見的尤物，不但人長得漂亮，能歌善舞，彈得一手好鋼琴，不知風靡了多少尋芳客。後來不知何故，突然失蹤了，一定是有人量珠聘走了。」我想那就是櫻子了，因為她丈夫名叫小谷，她叫櫻子，前一個字是取她丈夫名字中的一個「谷」字，鶯為櫻的諧音。

櫻子辭掉「中蘇聯誼社」的工作後，把家中裏裏外外收拾得一塵不染，有條不紊。我到櫻子家裏是一種享受，因為櫻子在瀋陽是中等家庭，庭院花木扶疏，房屋寬敞，室內佈置經過櫻子一番精心設計，舒適宜人。悲慘的日子已經過去了

，櫻子秀麗的臉上，開始出現了笑容，如同一朵雨灑過的花兒，更加嬌豔。她由浴室出來，穿了一件薄薄的水藍色絲質睡衣，襯托出她那特有白皙肌膚，在朦朧的燈光下，好像畫裏走出來的。我如一隻貪花的蜜蜂，怎當得花兒撩撥，展翅飛了上去。

迎著風浪駛向東瀛

剩了最後一批日本僑俘。櫻子很早就起床，把婆婆和秀子叫醒，開始整理行裝。因為中國政府嚴格規定，除了隨身替換的衣服之外，不准攜帶任何東西，因為那些都是中國的財產，因此櫻子只準備了一些吃的東西帶在身上。

被遣送的日本僑俘，大多數是劫後餘生的婦女和老弱，他們一齊在街頭廣場上集合，然後登上軍用大卡車，駛往瀋陽火車站。火車站早已掛好了遣俘專用列車。

火車開行時，居然也出現送別的行列，就是那些自作多情的中國情郎，揮着手，看着火車緩緩的駛出了火車站，既沒有兩情依依的纏綿鏡頭，也看不到淚灑月臺的悲傷場面，正如平劇「玉堂春」唱辭：「我與他露水夫妻有甚麼情？」

營口到了，碧藍的渤海上海泊了幾艘遣俘巨輪。日本僑俘再經過最後一次檢查，核對名冊，然後魚貫登上輪船。

嗚！汽笛一聲長鳴，船開航了，迎着風浪，駛向東瀛。再過兩天就到日本，以後的日子會是怎樣的呢？但俘擄生活已經結束了。

船上人很多，很擁擠。櫻子在船艙中找到一

個位置，把婆婆和秀子安頓好。因為沿途勞頓，秀子和婆婆已經疲憊的睡着了。櫻子在秀子的面頰上輕輕吻過，「秀子，妳回到自己的國家後，國家自然會有安排；媽有自己該走的路，媽不能跟着妳了。」說完便一個人悄悄的登上甲板。

「看！這一片蔚藍大海，和我來時一樣，想我來時多麼風光，去時却如此淒涼！」櫻子手扶着欄杆，淒迷的望着無邊無際的大海，喃喃自語。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，海鷗在天空中飛鳴，她都渾然不覺，她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

「我看見東京了！我又看見東京了！小谷也在那裏，他向我招手。小谷！我來了！」櫻子越過欄杆。

「有人跳海了！」「有人跳海了！」
甲板上一陣驚呼。

國破夫死身為誰留

我從遼陽前方督戰歸來，便急著去看望櫻子。大門是關着的，我按門鈴，久無人應。我自己有鑰匙，打開大門，院裏靜悄悄的；打開房門，室內靜悄悄的。我已知不妙，連鞋子也未脫，急急踏上榻榻米，客廳桌上已落了薄薄一層灰塵，有一張白色信箋，端端正正的鋪在桌面上，我拿起來一看，認得是櫻子的筆跡，上面是一首五言詩：

烽火連年起，干戈幾時休？
君為風雲客，妾作階下囚。
國破夫又死，此身為誰留？
多少婆婦淚，滾滾黑水頭。

「她走了！」我悲愴的吐出三個字。